

冯远

二十一世纪主流人物画家创作丛书

大英出版社

二十一世纪主流画家人物画创作丛书

冯远

 大象出版社

二十一世纪主流画家人物画创作丛书

冯远

丛书策划 李亚娜
丛书主编 耿相新
责任编辑 余嵘
封面设计 张胜
版式设计 秘金通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25号(450002)

定印 版印发 行 制版
印数 次制行 大象出版社总发行部
开本印张 次制行 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2003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787×1092 1/8 20印张
2000册
260.0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冯远 / 冯远绘.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12
(二十一世纪主流画家人物画创作丛书)
ISBN 7-5347-3002-3

I. 冯… II. 冯… III. 中国画：人物画—作品集
—中国—现代 IV.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0182 号

游

走





冯远，1952年生于上海，1980年研究生

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现任中国文
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画艺术
委员会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艺术
司司长。简介入1997年版英国剑桥大学《世
界名人录》、1998年版《美国传记中心世界
名人录》、《中国美术家名人录》、《中国
中青年画家百人传》、《中国高等教育家名
人录》等二十余种辞书。

总序

◎ 邵大箴

新时期以来，中国画领域不断涌现新人。20世纪80年代中期崛起的一些优秀青年画家，经过近20年的探索和提高，艺术上更加成熟，在当今画坛已成为中坚力量，被人们称为“实力派画家”。这些艺术家出生在50年代，青少年时代既受过革命教育，也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他们走过的曲折道路对自己的健康成长当然是不小的损失，但同时也使他们得到了锻炼和教育，得到了从学校中很难得到的人生体验。他们在挫折中磨炼出坚忍不拔和积极进取的精神，他们的艺术天赋、才能和求知的渴望，即使在受到压抑和摧残的情况下，也通过各种方式（如速写、连环画和宣传画等）表现出来。而当乌云消散、灿烂阳光洒满大地时，他们怀着炽热的心，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期待与憧憬到艺术院校深造。在艺术殿堂中，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民族传统艺术，加强笔墨训练，完善造型能力，全面提高修养与技巧。经过艰苦的实践，他们在同代人中脱颖而出，稳健地进入当代画坛，逐渐形成鲜明的个性风格，创造出独特的样式，用自己的作品征服观众；有的还成为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在青年画家中有很大的影响。

他们在艺术上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深深地热爱培育他们的中华热土，热爱他们熟悉的和不熟悉的纯朴的人们。他们用自己的笔写民族之思，写大众之情，用自己的艺术为祖国增光，为时代增辉。

他们在艺术上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有坚定而明确的艺术信念，坚信有深厚民族传统的中国画在世界艺坛中应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并会有光明的未来；他们立足于民族传统，在吸收前人艺术经验的基础上勇敢地进行创新探索；同时他们有开阔的胸襟，敢于和善于把外国的艺术养料拿来为我所用。

他们在艺术上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深信社会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也是他们创造激情的源泉。他们关注现实，关注社会变革，关注当代人，从中获得创作资源与灵感。他们为塑造当代人物形象殚精竭虑，并取得重要成果。

他们在艺术上所以取得成功，还因为他们在张扬自己的艺术个性时，十分尊重大众的审美趣味，注意自己作品的格调和品位。他们懂得，艺术作品的审美格调和趣味反过来对人民大众的文化素质的提高起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画承前启后的历史重任正落在他们肩上。他们一方面要继续探索，创造出更新更好的作品来，报答社会、报答大众；另一方面，还担负着繁重的社会工作或教学任务，为推进中国画的进步和培育新人而努力奋斗。他们正在出色地完成着自己的任务。

是为序。

2003年2月28日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

目 录

总序	邵大箴
2 严谨而儒雅	
——读冯远的画	邵大箴
8 阐精释微 烂古融今	
——论冯远人物画的东方美学意蕴	林木
16 “人”的艺术和“艺术”的人	
——兼谈当代中国人物画创作问题	冯远
28 从生命意识到审美知觉	
——兼论中国古代文人画艺术的审美理想	冯远
56 当代水墨画的传统情结	冯远
80 中国古典人物画中的造型程式化概念化问题	
——兼谈当代中国人物画创作问题	冯远
96 我的艺术探求	冯远
146 图版索引	
148 创作年表	
152 后记	冯远



严谨而儒雅

——读冯远的画

邵大箴



古北口长城远眺 2000

冯远君的画是需要细细看的，也是值得细细看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运用的绘画语言不浅白。浅白的、一眼便看明白的画，是画的一种，属于普及性的，且不论它的优劣，不需看画人的细细琢磨。非浅白的画，总要让人

在画面前揣摩一番。不过，在这类画中，有的在细读之后，如坠入云里雾中，原因是语言艰涩难解。画，需要细看，又值得细看，那就不仅要不浅白，而且还要有看头、耐看、值得咀嚼，也就是说内容、意思要有深度，表现手段要动人、有魅力。冯远的画属于这一类。

其实冯远是从画浅白的画一步步走过来的。他是从画连环画做美术普及工作步入画坛的。如果他全力以赴地在这个领域内经营，肯定也会做出一番事业来。他之所以没有成为一位普及性的艺术家，一是因为社会的原因。当他在80年代决定自己的艺术道路时，社会对艺术的需求促使文艺思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时人们反思十年“文革”甚至十七年的文艺历程，呼唤艺术的本体性，讨论艺术家的主体性，这不能不对冯远的艺术选择发生影响。二是与他个人的经历、气质有关。冯远在少年时期走过一段不平坦的路，他较早地接触到世态炎凉，对人生有所领悟；从秉性上说，他是一位既敏感又善于思考的艺术家，画浅白的画，似乎最终与他的本性志向不符。

1978年冯远经过一段拼搏，考入当时的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成为中国画系人物画专业的研究生。在方增先等老师的指导下，他一方面全面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完善绘画技巧；另一方面联系国内外美术思潮与动态，较深入地思索有关艺术本

质与走向的许多问题。冯远有较为良好的写实造型能力，他在基层工作的生活积累和从事连环画创作的实践，使他在写实人物画的创造上很快获得驾轻就熟的本领。在研究生学习期间，他所作的努力主要用在传统笔墨与人

物写实造型的结合上，而这也是新时期中国人物画面临的重要课题。虽然“五四”之后，特别是1949年之后，我国许多杰出的人物画家，包括方增先在内，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尝试，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在新形势下，通过对“五四”激进主义思潮的反思和对民族传统的重新审视以及面临人们审美观念与趣味的嬗变，现代人物画要有新的突破，必须在观念和技巧上作艰苦的探索。纷至沓来的模式无疑是一大冲击；对我国自汉唐到明清人物画的深入研究，又给我们思考当代人物画的革新以许多新的启发。1980年冯远结束研究生学业，留校任教，从事中国画人物画的专业教学、创作及理论研究，继续他在研究生期间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只是向着更深入的层面。

80年代是我国美术发展的激进期。在迅猛、激烈的变革中，冯远不是新思潮的弄潮儿，也不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保守主义者。他性格中固有的理性精神，驱使他冷静、审慎地思考和处理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传统与革新的矛盾和中西之争这类课题。他从对历史和现代的研究中懂得，艺术创新之路是广阔之路，尤其是在崇尚多元观念的当今社会。中国画艺术，包括人物画创作，有很大的潜力和多方面的可能性等待人们去发掘。他决心走探索之路，利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和自己的生活积累，利用自己对艺术领悟



雪域苍生之一(局部)



南风
68cm × 45cm
宣纸·水墨设色
1984

雪域苍生之二(局部)

的心得和体会。十多年来，他的创作涉及面很广，题材有历史、宗教、神话和现实诸方面，形式也多种多样，有歌颂英雄主义，弘扬崇高精神，严肃、深沉的“大品”，有描绘劳动者日常生活场面、侧重于刻画人物形象、表现人物个性特征的写生，也有摹写古代文人、仕女、含有古意和雅趣的创作，还有寄情遣性和表现笔墨情趣的“小品”。他说：“我还教学，还创作，还尝试不同以往的绘画形式，选择、扬弃、再选择……我崇尚汉唐雄风，试图在一片红牙檀板的世界中，响起铁板铜琶的雄肆之声。也许是因天性使然，抑或是坎坷经历所致，斯芬克司永恒之谜引我陷入荆莽苦海，九碰壁而不知悔。我画历史，意在为民族立碑；我作孽海沉浮，乃感喟人生苍凉；我画天界，是因悟出了至大至微；我作文字，是觉出了书法抽象结构美与绘画源出同一律；我写罗汉与汉魂，旨在驾驭并强化传统绘画技艺，同时探讨水墨画向抽象阶段过渡的可能性……”（《冯远画集·自序》，浙江美术出版社）从这里可以看出，冯远是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他写历史，写现实，作种种艺术探索，均着眼于艺术与社会、与人生的关系，着眼于艺术自身的拓展。他没有急于把自己造成一个固定类型的画家。他把主要精力用在探索水墨艺术表现内容与形式的广泛可能性上，而探求的重点一是传统水墨语言特别是线的自由性、灵动性与体面造型的严谨性的有机结合，二是水墨可能的抽象形态。这两方面的探索均硕果累累，而以前者尤为引人注意，并在重要的全国性展览上屡屡获奖。冯远在“写实”水墨中加大了表现的力度。他用夸张、变形的手法，刻画人物鲜明的个性特征，强化线的律动性，谨慎地避免过分的夸张可能给人物形象带来的丑化；而在80—90年代，不少标榜“革新”的中国画人物画因过分夸张使形象失之丑陋怪异。

冯远的画有哲理性。由于这哲理性出自他的天性与禀赋，是一种自然流露，既见于他作品的题材内容，也见于他的笔墨及其他

形式语言。哲理性成为他作品审美内容的一部分，悄悄地灌输给观众。这一点很可贵，因为当前中国画创作中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种是太满足于浅白的表述，不少作者忘记了绘画除了赏心悦目的功能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传达观念和意义、影响人们思想与心灵的作用；另一种是令人烦恼的“做”哲理性的倾向。有些作者忘记了绘画的意义、内容应该隐藏在形式之中，隐藏得愈隐蔽愈好。

冯远的画有文采。他是一位很注意怎样画的画家。他的绘画语言有学院画派的严谨，有文人画的儒雅，还有来自生活底层的锐气，而摆脱了学院派的拘谨，淘汰了文人画的程式化与某些陈腐性，避免了在基层生活中多年闯荡容易染上的“痞”气。这得益于他多读书、勤思考，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冯远除从事绘画外，还在艺术理论上有所建树。他发表了许多既有独立见解又立论公允的理论文章，观点鲜明而又条分缕析，表达的方式婉转、含蓄，文字优美，与他的绘画作品异曲同工。

冯远的画有开拓性。他力图在中西艺术的交融中推进中国画的革新。冯远对民族绘画传统一片深情，他始终以小学生的姿态不断地向民族传统求教，同时又以开阔的心胸吸纳外来艺术。他懂得，惟其民族艺术传统悠久深厚，才更需要获得新生命力。从现实生活中，从外来艺术中，冯远绘画的开拓性不只体现于中西观念与技巧的融合，更体现在融合中华民族绘画的格调和趣味来支配、来统率，力图创造出新的绘画语言。

冯远说：“大化流行，沧海一粟，绘艺无涯，探其堂奥需倾一生心力。我当努力读书，广游博涉，攀缘高山，进取不辍。”我相信，有这种认识和毅力的冯远，定能在逆境和顺境中，在失败与成功中，锲而不舍地探索再探索，不断有所悟，有所得，在艺术创作上有所突破，为中国画的振兴奉献自己的才智。

冯远君的艺术前程是不可限量的。





故乡(局部)

雪域苍生之三(局部)

海山



阐精释微 烁古融今

——论冯远人物画的东方美学意蕴

林木



在理论研讨会上 2000

中国画发展至20世纪末叶已呈现出多元发展、多向并进的现代态势，中国画的现代形态也已初步确立。然而，由于一个世纪以来过于曲折的社会发展现状，也使中国画的发展极为坎坷与艰难。如果说，在中国画的艰难发展中山水与花鸟这两大画科仍然代不乏人的话，那么，人物画的发展却更为曲折。其缘由一是从事人物画创作的人相对较少，二是现代人物那种植根于西方素描的严谨写实方法与中国绘画的传统特点之间的矛盾始终难相调和，加之人物画对社会与政治较强的依附性，因此，其艺术性就容易受到忽视。对此，著名人物画家冯远批评道：“或者一味注重摹写，直接借用原型和图片资料；又水墨代替素描，以烘染皴擦作明暗凹凸；衣饰纹理，一一俱实，并且十分自信这是当代中国人物画艺术的创新之路。或者笔墨技巧掌握得心应手，但仅止于运用在服饰和背景，而人物形象的比例结构却十分谨严。作品中平面抽象的笔墨与工整的造型给人以不相协调之感。或者是任意将人物拉长、挤短，追求一种憨拙木讷趣味，表情概念，笔调轻松放逸；为变而求变，以此标新立异……”

中国艺术中具有某种强烈的抒情特性和主观表现特性，这种特性，使中国的山水、花鸟画得以发展，而偏重教化、伦理功用的人物画则多在封建社会的上升期，即儒家哲学占统治地位时才能够获得发展的机会。而中国艺术的主观性导致其“意象”性质的出现，这又使多半与写实相伴随的人物画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因此，元以后，人物画就呈严重衰竭的状态。本世纪以来，真正以人物名世的国画大家，其数量也难以与山水、花鸟画家同日而

语。近几十年来，虽然在各种大展上获奖者人物画家居多，但那种对内容与题材的过重依赖，致使其艺术价值很难获得学术界真心认同。人物画的总体状况是难以令人乐观的。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来看看冯远的现代人物画创作或许会感到特别有益。

通常情况下，人物画家比较容易为绘画的题材与内容所吸引，比较容易为教化、伦理乃至政治的说教意义所吸引。但是人物画与其他画科一样，它首先是艺术，应该首先具备艺术的特质。同样也创作过不少重要的政治、历史事件人物画的冯远清醒地知道，“一语即白的叙述当然可能具有鲜明的教化意义，但却难以给人以精神方面有关审美的补偿、启迪和由此产生的不同联想”。另一方面，画家又对当前画坛对“观念”表达的时髦趋向极为怀疑，“对于观念，我们究竟能够说清楚多少，观念的价值怎样在艺术图式中通过什么方法清晰地表达出来”。他倒是主张在直觉的领悟中，在图式的创造中，亦即在艺术的图像的创造中去完成可能的观念的传达。冯远这一观点对我们一些崇奉观念至上或者置政治教化于艺术之上的实践家们来说应该是大有裨益的。

其实，反对观念至上的冯远本人却比许多观念至上者更有观念。这位在当代画家中以其缜密而深邃的学术思考及其漂亮的论说行文著称的画家本身就有一套有关艺术的成熟而完备的理论及观念。在冯远看来，艺术实践的终极目的就在于创造一种寄托着主观情感与复杂意念的单纯图式，艺术的成功与否就取决于这种图式的价值。因此，冯远对画面形象的创造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冯



雪域苍生之四(局部)



三叟图
67cm × 68cm
宣纸·水墨设色
1984

雪域苍生之五(局部)

远画过许多政治性历史性的主题性绘画，如《秦隶筑城图》、《历史》、《百年家国耻》、《孙中山与中国》、《义勇军进行曲》、《秦嬴政称帝庆典图》等。这些作品通过营造宏大的场面、复杂的人物群体组合结构、个性化形象刻画以及富于想像力和创造性的整体气氛的把握，充分地显示出冯远作为当代优秀人物画家那种驾驭史诗性场面的卓越才能和大手笔。而这种形象塑造的效果又是与画家另一重要的论点直接相关的，这就是对中国古代传统绘画中意象精神即写意、得意、进而会意的深刻认识和自觉运用。

当代人物画，由于直接受西方写实素描的影响，长期以来，一直以真实地、再现性地“反映”现实为最高标准，而这种片面求取表面形似的创作观念导致了一批缺乏情感的图示性、说教性、趣味苍白干瘪的作品行世，而且以其东西方审美在体系上的重大差异造成当代中国画人物画表层形式与潜在精神上的严重冲突。因此，冯远认为，人物画也必须遵循中国传统意象精神，必须“超越形象之外去表现人的情感、气质、意志，在艺术处理手段上放弃纯客观的摹拟再现，而直追作者主观意绪和对象内在生命意象的再现”。由此出发，冯远主张人物画应当在原型与艺术家的主观气质、审美趣味上进行主观的“艺术整合”，即“对不同客观素材进行不同的主观改造，即从对象外部或内部的各种关系、逻辑、形态、结构之中，抽取那些带普遍意义又富于个性色彩的特征，集中综合再造、浓缩甚至夸张、变形的强化处理”。当然，这一切应当是建立在具有较强再现能力基础上的一种超越。

在这里冯远提出了一个对中国画来说极为重要的问题，即如何从本质上、从思维方式上，把握并保持中国艺术的精髓，而对于受到西方艺术思潮强烈冲击的人物画这个领域，冯远的思考显

然较之那种素描加笔墨、造型加水墨加皴擦一类较为皮毛的做法更具内在深刻性。如果说，冯远80年代初期的一批历史画在较为写实的画风基础上已采用浓墨重笔及堆积式结构去处理沉重的历史场面的话，那么90年代的历史画则已在平面、虚拟乃至抽象的形象分割及组合之中，形成了颇为鲜明的超现实感，并由此而形成强烈的情感氛围。在《秦嬴政称帝庆典图》中，那历代帝王图似的已成“符号”般又经过夸张强化的秦始皇，那整齐的按照官阶大小依次几何形排列的文武队列，衬托着秦始皇硕大的身形，凸显出封建帝王的气度，那满幅飞动的瑞云与群鹤，各种礼仪的装饰与抽象概括，构成的是另一种超现实的神话般的效果。艺术之美在与现实的距离中产生，情感符号的表现正是这种融会着主观而有别于客观的意象的创造。如果说，这种主观再造的意象性手法在本应更为严谨、真实而整饬的历史画中尚可广泛应用，而在其他类型的人物画上，这种手法就可以运用得更为普遍更为自由，主观再造的成分可以更加突出。而这或许正是冯远的人物画区别于他人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

一个一死守某法的画家很难说是有真正才气的。以“我用我法”而闻名的石涛晚年尚且不满于因袭旧制之“我法”，以为“意动则情生，情生则力举，力举则发而为制度文章，其实不过本来之一悟”。石涛之为古画史面目最多的画家，不就因于不断变化的主观感“悟”吗？执著于传统意象精神的冯远以其主观的感受，以其对客观世界的评价性心理反映的情感态度，对客观世界予以感受、领悟、抽象、概括、变形及种种主观处理，而变幻出复杂多变的人物画技法。冯远以凝重厚实的用笔去表现产业工人的形象，以灵动潇洒变化复杂的笔墨去画轻松的仕女、渔父。他以夸张的